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

Invisible Harmony

看不见的 和谐

〔西〕雷蒙·潘尼卡 著
〔美〕哈里·詹姆斯·卡格斯 编
王志成 思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精品译
新世纪版

看不见的 的 和谐

Invisible Harmony

〔西〕雷蒙·潘尼卡 著

〔美〕哈里·詹姆斯·卡格斯 编

王志成 思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和谐/(西班牙)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吴源,余江涛主编)

ISBN 7-214-02974-X

I. 看... II. ①潘...②王... III. 宗教哲学-文集
IV. B9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278 号

书 名 看不见的和谐

著 者 [西]雷蒙·潘尼卡 著

[美]哈里·詹姆斯·卡格斯 编

王志成 思竹 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常熟印刷六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 2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74-X/G·980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的话

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 1918—)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宗教对话之父”。他精通 10 余种语言,其中包括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用六七种语言写作,至今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发表论文 500 多篇。我们翻译他的著作,目的至少有二:一是为了切实促进我国宗教学、宗教哲学、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二是通过翻译这种对话方式,使我们的灵魂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转化,为跨文化对话的有效展开作一点预备。

《看不见的和谐》是一部论文集。潘尼卡的主要洞见都可见诸本书。去年夏天,我们告知潘尼卡先生,我们准备翻译他的这部著作。他甚为高兴,授意他的版权代理安娜·索莱尔-庞特(Anna Soler-Pont)免费转让中文版权。

潘尼卡的著作和论文都是高度浓缩的,他的作品,光“看”决不会明白,惟有“吃”了才明白。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得太多,“吃”得太少。我们可以提醒读者,你面前这部书主要是给你“吃”的,而不是“看”的。*

* 我们已翻译出版潘尼卡的三部重要作品:《文化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智慧的居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宗教内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版)。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吃”这三部先知性作品。

我们的翻译是一种苦行(*tapas*)、一种献祭(*yajña*)。希望这一自发的苦行、献祭给自己、给读者带来新的光照,从而促使诸生命变得透明、纯真。纯真意味着得救、解脱、开悟、自由。我们早已丧失原有的纯真,但又不能终止于现在的偏离,我们惟有走向新的纯真。

翻译过程中,译者之间进行过数百次的讨论,但还是难免有不满意的地方。另外,要特别感谢潘尼卡教授及其助手伊格内赛·博戴(Ignasi Boada)的诸多帮助。也要感谢郭慕天神父、雷立柏(Leopold Leeb)博士、欧迪安(Diane B. Obenchain)博士、陈佐人(Stephen Chan)、包利民教授、杨大春教授、章雪富博士、周展博士、韩燕女士的帮助。他们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使该书的翻译避免了许多错误。

感谢浙江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主任、恩师陈村富教授在译事方面的帮助与关怀,感谢恩师夏基松教授对我们在翻译和学术上的肯定与支持,感谢廖可斌教授、黄华新教授、罗卫东教授等对我们在翻译和学术上的支持和帮助。也要感谢妻子施永斌(林曦)和儿子王鼎对我们在翻译和学术上的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编辑对本书的关切,使这部先知性作品能及时与中国读者见面。

最后,我想把这个中译本与《梨俱吠陀》中的一个诗节一同献给读者:“愿我这些话令你愉悦。”(I, 25, 18)

王志成

2001年5月1日于杭州

目 录

导 论	哈里·詹姆斯·卡格斯
第一章 默观态度:对现代性的一个挑战	14
○ 上头的天堂(此处对别处)	17
○ 前头的历史(现在对以后)	20
○ 劳动的情感(行动对结果)	23
○ 大者的力量(内心对外表)	27
○ 成功的渴望(满足对胜利)	31
第二章 行动与默观作为宗教理解的范畴	41
○ 行动的优先性	42
○ 默观的优先性	48
○ 宗教理解	58
第三章 沉默的圣言:非二元的极性	69
第四章 多元论的神话:巴别塔	86
○ 引言	86
○ 多元论的问题	90

○ 通向多元论的进路	98
○ 多元论的神话	116
○ 跋	130
第五章 真理多元论	137
○ 我们人类的处境	137
○ 多元论	140
○ 真理多元论	143
第六章 哲学与革命:文本、语境和结构	150
○ 文本	150
○ 语境	153
○ 结构	155
第七章 人权概念是一个西方概念吗?	167
○ 每一种人权的神话视域:我们时代的一个故事	167
○ 人权概念	171
○ 探究的方法	172
○ 这一西方概念的假设和蕴含	175
○ 跨文化的反思	179
○ 一种印度的思考	190
○ 结论	196
第八章 历史是人的尺度吗? 人类意识的三个 凯罗斯阶段	201

○ 前历史意识	202
○ 历史意识	203
○ 超历史意识	206
第九章 看不见的和谐:普遍的宗教理论还是对 实在的宇宙性信心?	214
○ 引言	214
○ 意图分析	216
○ 批评	223
○ 对话的开放性	247
○ 结论	258
潘尼卡部分著作的目录 1948 - 1995	269

导 论

哈里·詹姆斯·卡格斯*

认识到雷蒙·潘尼卡的迫切心情很重要,他的观点都是在这种心情下阐述的。正如他在他那部内容最综合的书中所写的:“我确信我们都生活在人类的危急处境中,它不允许我们在任何无关紧要的事上自娱。但我同样确信,恰恰因为人类处境的严峻性,短期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上的权宜之计都将无济于事。”^①他的态度或许在他自己在追求完美时对理想修士的描述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所有不是阶梯的都被忽视;所有不是道路的都成泡影。”^②

潘尼卡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也是一名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世俗主义者。他于1918年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来自印度,曾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潘尼卡先生**谦卑地离开他的祖国,因为他看到穆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为印度摆脱英殖民统治而作的努力可能会白费,倘若他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话。***因而,雷蒙在双重传统——天

* Harry James Cargas, 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文学与语言教授,著有《奥斯威辛的阴影》。——译注

** 指雷蒙·潘尼卡的父亲。——译注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儿子曾告诉我,他父亲邀请潘尼卡先生加入他的“内阁”,但老潘尼卡拒绝了。

主教和印度教传统——中长大,后来又为佛教和世俗主义所吸引。这使得他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实践他自己的解释学规则:我们对他人的描述应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做到他^③能从中认出自己。* 潘尼卡这位处于多文化中的人,能作这样的描述,真令人惊叹。他能用 11 种语言进行自由沟通,用 6 种语言写作!这就说明了他是从许多文化内部熟悉它们的。他是一个印度公民,自从他于 1987 年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后(在此之前他是该校的宗教研究教授),半年时间在印度,半年时间在西班牙。1946 年他在马德里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他所获得的三个博士学位中的头一个,在进入马德里大学之前他也于波恩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学习过。12 年后在马德里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1961 年在罗马拉特兰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他在全世界 100 多所大学讲过学,并在哈佛大学、美国协和神学院、社会研究国际大学(罗马)、邦加罗尔联合神学院、马德里神学院工作,另外,从 1971 年至 1987 年在(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潘尼卡已出版 40 部著作,发表大约 300 篇重要论文,他还是许多国家的许多杂志和百科全书编委会成员。

在潘尼卡撰写的论文和著作中,许多主题重复出现。其中包括相互理解、神话、自由、痛苦、创造性、献祭、信仰、关系、时间与空间、祈祷、工作、作为(doing)与存在(being)、责任。虽然难免简单化,但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即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从三位一体的实在这一开阔的视角讨论的。这并不暗含一种有限的基督教世界观——那是对潘尼卡努力阐明的终极意义观的误解。相反,更准确地说,他看到基督教观点为其一部分的三位一体的基础。

* 在我们的对话中说的。

(自注:这一绪论是在以下基础上写成的:不仅包括潘尼卡用好几种语言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以及他在美国多个地方举行的、我所能参加的许多讲座,而且包括对他集中进行的六天录音采访,这次采访地点是在加州圣巴巴拉他的家里。)*

潘尼卡的观点的基础是综合性的。他用于解决表面冲突的技巧是找到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将表面上对立或排斥的观念统一起来。因此,他的作品中新词必定很多。最好从他所称的宇宙-神-人共融的(cosmotheandric)实在观开始,宇宙-神-人共融一词不是在相等而是在同一性意义上结合了宇宙、神和人三个维度:“三即一,”他坚持道。然而,正如潘尼卡在谈及另一个采访问题时警告的:“实在的本性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终极实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这一点具有非同小可的含义,而且他的洞见没有比在宗教多元论这一总标题下论述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潘尼卡总结说,实在世界是一个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用他的话说:“多元论渗透到了终极实在的核心。”④这原理运用在宗教上则可表述为:“每个宗教都有独特特征,并提供了彼此不可通约的洞见。对一种基本经验的每一种陈述都应依其固有的范围和实际情况加以评价,因为真理的本性就是多元的。”⑤如果真理是多元的,我们理所当然要问,我们如何与坚持另一个不同真理的人沟通?我们必须对话,潘尼卡告诉我们,但不是以通常的、辩证的方式对话。辩证的对话,它的存在是为了皈化另一个人或者了解他人,⑥必须由潘尼卡所称的对话的对话(dialogical dialogue)来超越,对话的对话是“让我自己朝另一个人开放,以便他可以谈论

* 潘尼卡现在退休了,一半时间在印度,一半时间在西班牙。

** 在我们的对话中说的。

和揭示我的神话,这神话我本人并不知道,因为它对我是透明的、自明的”。^⑦所以,其他人在向我揭示我的神话时以一种十分背谬的方式帮助了我。潘尼卡提醒我们:“神话是这样一种东西,你相信它,却无需相信你相信它。”^⑧帮助我们去神话化(demythicalize)的人,实际上迫使我们建立新的神话。人们没有神话不能生活,而不改变神话也不能生活,^⑨我们在对话的对话中能够体验到这一事实。

潘尼卡提出,我们在我们命运的宇宙-神-人共融方面取得一种全球性意识是至关重要的。^⑩并且“只有对话才使得多元论、共存、民主,甚至正义与和平成为可能”。^⑪但是,如何对话呢?我们读到:“制定诸文化相遇的规则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⑫要制定出这种规则,关键或许在于潘尼卡所坚持的凡事都必然相互关联,不管是宇宙、神还是人。他写道:“把人(Man)说成个体,依我看是完全不充分的,最终是错误的。”^⑬他屡次谈到个体(the individual)与个人(the person)之间的区分。^⑭“属人的个体之完善,不是人性的完满;它不是本性而是人格;它不是人类的本质,而是个人不可通约的和独一无二的生存。”^⑮又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物本身都无非是种种关系。”^⑯在他极其精彩的训导中,潘尼卡好几次告诉我们,并不像英王詹姆斯钦定的《圣经》译本中的《路加福音》所说的那样,天国在你们之内(within),也不像新英文《圣经》译本中所说的那样,天国在你们之中(among),他发现这样的认识更正确,即天国在你们之间(between),它就是希腊文介词 *entos* 所指的意思,该词显然同时强调人和上帝的关系性质。^⑰

然而,潘尼卡对上帝并没有作出更明确的言说。他对神的三位一体性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他是在广泛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具体谈论可能会被标为正统基督教之上帝的三位一体性。^⑱他

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与其说和大多数神学家的方法相似,倒不如说接近佛陀的方法。在《涅槃和绝对者的性质》^①一文中,潘尼卡解释了佛陀不提及上帝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有神论。佛陀认识到上帝是超出一切可能指称的。“他告诉我们,对上帝之名的任何言说,对上帝的任何谈论,甚至所有有关上帝的思想,全都只是对神的亵渎。”^②但潘尼卡评论说,佛陀对上帝问题的沉默并不是想回答什么问题。由于不作回应,佛陀“使问题成问题”。^③潘尼卡在这里无疑很钦佩佛陀:“若有一个超越者,它会自己关照自己;概言之,这就是佛陀的信息。”^④对潘尼卡而言,上帝不是一个实体,没有名字,“但他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单数代词,甚至是一个疑问代词:谁?”^⑤隔一个页码,我们读到可以被视为潘尼卡对上帝的最圆满直觉的一段话:他写道,“上帝既内在又超越,既有又非有,又非非有。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上帝就是我们无法谈论的东西。”

然而,潘尼卡要谈论一切创造物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垄断权既不属于基督教也不属于神性。他写到实在的一点一滴都具备三位一体的特征。^⑥所以就有了有关诸神、人和宇宙的宇宙-神-人共融原则。他指出:“我不知道在哪一种文化中找不到这种或那种形式:天-地-人,过去-现在-未来,诸神-人-世界,代词我-你-它,甚至思想的三元,即正反合。”^⑦

在此提一下潘尼卡的《三位一体与世界诸宗教》也许会有所启发,在该书中作者推断了三种灵性形式:行动、爱 and 知识。这些形式也可以被确定为圣像崇拜(“偶像崇拜在每一个真正的宗教中都有一席之地”)^⑧、人格主义(“人格”是我们与上帝的种种重要关系——不过这是一种精致的圣像崇拜)^⑨和不二论(这种不二论经验认为,上帝既不是一也不是多,一元论和二元论都同样错误)。^⑩对一和多这一最古老的哲学难题,这一印

度式的解决方式或许在潘尼卡的重要著作《神话、信仰和解释学》的一个脚注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在那个脚注中,他说:“就通向并解释了非二元的‘终极经验’,也即自我(阿特曼)和上帝(梵)本质上的不可分离性而言,不二吠檀多自视是所有宗教和哲学的顶峰。”²⁹

这对潘尼卡发展关于多元论以及个人、民族、文化、宗教的关系性方面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他的演讲标题(与“巴别塔”有关)作说明时,向我们指出“人(如何)意识到既需要差异性又需要统一性”。³⁰在这次演讲中,他说一和多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头脑中的核心问题。有的人以一元论有的人以二元论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潘尼卡认为,最正确的看法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二元论,而是不二论,在不二论中具有张力的极性得以保持。³¹这里他超出了我们所知的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因为那些主张过程神学的人“想从一个视角出发成为普遍的,而这个视角只有在该体系内看才是普遍的”。³²这一立场不能来自我的基督教视角、你的犹太教视角或她的伊斯兰传统的视角。“为了发展一种大宗教哲学(A Philosophy of Religion),我们需要严肃对待诸宗教,并从其内部体验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信这些宗教所说的内容。”*世界诸宗教表现出来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并让人觉得很尖锐,这是因为它们是终极的。因而,“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宗教多元论,我们就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断言,即真理本身是多元的——至少暂时如此,因为我们是时间中的存在物,我们的思考需要依赖时间。”³³

上面的话可能要求对潘尼卡的时间观念作一评述,该时间观念是他理解实在与意义的最关键的洞见之一。他在一篇题为

* 尤其参看本书第5章。

“历史的终结：人类时间意识的三重结构”³⁶的文章中对他的时间观作了绝妙的阐述。对他这篇长达 58 页的论文进行概括必定不充分，但只得满足于这样做。时间不仅被水平地度量，而且也被垂直地度量，不仅在延展上得到度量，而且也在深度上得到度量。他指出三种意识模式，它们既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辩证地对峙的。它们在凯罗斯意义上（kairologically）相互关联。为了便于讨论，他喜欢区分历史上的三个阶段：非历史意识阶段、历史意识阶段和超历史意识阶段。简言之，“如果过去是我们依其体验时间的范式，那么我们就处于非历史意识阶段（记忆和信仰处于中心地位）；如果未来是范式，那么我们就处于历史意识阶段（意志与希望占主导）；如果过去和未来都活在现在，那么我们就享有对实在的超历史经验（理智和爱变得重要）。”³⁷

发明书写之前，人没有办法将他们所有的创造投射到未来。过去支配着他们；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来自太初：神话（*Mythos*）。有了书写，进步成了关键。时间被认为是向前运动的。未来属于上帝而上帝也属于未来：历史（*History*）。但当人打破原子，表面上看来不可毁灭的实在之要素变得脆弱，过去破裂了，未来崩溃了。剩下的只有现在：神秘（*Mystical*）。³⁸于是时间必定不是被视为文化的建构而是自然的节律。时间存在在那里不是让我们去建设一个社会而是去“享用”的。理想的、神秘的生活可能就是（用一个笨拙的说法）生活在连续的如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称的“永恒时刻”之中。³⁹潘尼卡给我们的例子（我们可称之为“彼岸时间”），可以在某些修士的生活中看到，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匆忙都失去了意义。效率和目的都渐渐消失。⁴⁰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是存在（*is*），而不是作为（*does*）或拥有（*has*）。存在可以被统一。作为和拥有则导致杂多。⁴¹

存在用印度人的话来表述是“一种完全的自发性”，自发性对潘尼卡来说具有终极价值。⁴⁰印度人不是致力于思想与存在而是存在与表达：“存在与让存在存在；存在与让存在逃离。它是存在和让存在表达自身，无需反思自我意识，无需返回到你已远离的那个存在。它是一种完全的自发性。存在让自身爆发成存在、言语，成为那一存在的表达……存在就是……爆发！”⁴¹

潘尼卡没有在什么地方明确将这种爆发与创造性相联系，但所包含的结论是清楚的。而创造在潘尼卡看来绝对和献祭有关。既然上帝没有用于创造的原初物质，上帝就必须从自身中创造出来。“于是创造就成了一种献祭，一种自我的奉献，一种创造性的献身。”⁴²几页后我们将读到：“由于献祭，世界被创造，并在生存中维系自身；由于献祭，整个宇宙回到其根源。”⁴³在吠陀传说中，创造主由于他的创造性行动而精疲力竭，正是通过创造物的献祭，他能够重新获得力量。潘尼卡在他那本论述崇拜的书中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写道：“献祭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神-人共融的(theandric)行为，在这种行为中上帝和人必须合作以便世界得以维系；这是宇宙性行为，因为世界的维系就依赖于它。上帝不能独自履行这献祭，他需要人的合作；单凭人无力献祭，更谈不上使得献祭可接受了，人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恩典。”⁴⁴他还在其他地方提醒我们，吠陀“一般把生命本身理解为一种献祭”。⁴⁵

自发的崇拜本身对潘尼卡来说确实是存在而非作为的一部分。自发的崇拜必定被视为存在的爆发。维克托·法兰克(Viktor Frankl)观察到，渴望上帝是每一个人的天性，潘尼卡为法兰克的这一心理学观察提供了神学基础。⁴⁶关于人的这一看法强调的是相互关联的关系：责任。显然，这不是什么陈腐的观念。我们从认识潘尼卡的紧迫感开始，现在又在他谈论责任的

话语中感受到他的紧迫感,我们作为完全的人彼此负有这种责任。我们也不应忽视他人的反响,是那些反响激发了潘尼卡在这方面的思想:德日进(Teilhard)的鼓励,他说“我”的使命就是完善这个宇宙;^⑦卡赞察基斯(Kazantzakis)的认识,他说“我”是历史的分水岭,是过去一切事物的顶峰和未来一切事物的起始;^⑧帕·拉吉克维斯特(Par Lagerkvist)的问题(在对问题和责任的思考上都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统治诸天、诸世界和支配一切命运的主啊,你要我做什么?”^⑨潘尼卡有一处提及一种吠陀观念,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降生都修改世界的现状。因而人必须重建被他的生存打破的平衡。”^⑩我们所拥有的义务是“构成人之生活的结构,是欠给诸神……祖先和人类的债”。^⑪他在这一主题上最引人注目的话是:“我感到一种宇宙性的责任,因为整个宇宙都依赖于我对可由我随意支配的羯磨(*karma*)的积极处置。我是过去和未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结点,并且这处于一个宇宙性的、普遍的层次上,没有一个存在物被排斥在外。”^⑫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潘尼卡把和谐引进我们目前已看到的几个优美的主题之中。“参与完善宇宙,这不是狂妄自大,而是个人的最完满实现。当代人的危机(同时也是大机遇与使命)在于认识到属人的小宇宙和物质大宇宙不是两个分离的世界,而是同一个宇宙-神-人共融的实在,在其中,确切地说,第三个‘神性’维度是统一实在的另外两个维度的联结点。否则,退而图救个人灵魂就变成十足的自私自利或怯懦,而投身于世界也变成了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⑬

我们不得不反思“被恢复的”人之地位。“被恢复的”一词是针对人在自我观上每况愈下的心理退缩而言的,因为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和我们的天文学家总把我们降到一个相对位置,总提醒我们实质上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像过程哲学、过程